



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
神醫身
死





兄逼弟
曹植
賄詩



曹丕
廢帝
篡
劉炎

急兄讐

張飛

遇害



孫權降
魏受九錫



戰先
亭得
主
人

陸遜營
燒
七
百
里



大字
足本
繡像全圖
三國志演義卷十一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畧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眾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亦免馬亦在雲中。豈馬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況青中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

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況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即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

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寧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濟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

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

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荊州耳。何必害關公。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

其出走。操圍公於土山。不使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卜。卦成

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亥屬水。仍合玄。權大喜。遂令

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

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羽垓下之

兵俱散去。何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

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見在但趙累曰。上庸

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

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

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

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

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

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

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于此時不即自殺者尚

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亥時了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

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

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

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矣。大率為荆州兵招去耳。走不得

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

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趙累之死。

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

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卜在亥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竊

幸其數之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

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

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

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

前。權曰。孤久慕將軍威德。欲結秦晉之好。惡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

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孫權關公

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

為伍耶。操為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亦叛漢之賊也罵得暢快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

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

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

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起照應二十七回之前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

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

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

十四年冬十月矣。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

料而死。此馬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

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王甫之夢

夢正說間忽報吳兵在城中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

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

而不及王甫趙累二人猶為有閥也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

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

中長老至此忽照出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

日坐禪參道是清淨法師不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小行者而忍使之化飯

尚和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

來既有頭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在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

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亂鬚之人相隨關公周

靜眼中寫出妙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尸

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關公英魂頓悟即下馬來風落於菴前又手問曰吾師何人

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

之耶雲長空普淨亦空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

迷途普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今將軍為呂蒙

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現前於

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飯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

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荆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

上座。顧謂諸將曰。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

周郎雄畧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

時。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

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又勝於子明惟勸吾借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荆州合力拒操正是長策何

云短今子明計設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昧討賊之義是呂蒙不於是親

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

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嚇殺我字喝得響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

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

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

驚天動地之人自有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

血而死。此作威顯聖之事權亦食些兒。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潺

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難與敵也。勢所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較計也。似此如之奈何。却纔被死呂蒙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眾。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吳之所謀。實亦曹操之計。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既嫁禍於人。又欲取利。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始貼席。執知席將不能久貼也。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又豈識破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如燭照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而龜卜。

一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

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非的又撞操大喜從

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

恙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言未訖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髮皆張操驚倒權又嚇倒

曹操前是恭敬此是戲謔未嘗死也竟眾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眾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

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活關公可怕死關公更可怕死遂設

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

祭贈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上曹操却說漢中王自東川

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糜夫人死而糜芳叛

見國正叙西川一邊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

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卜此敘先曾許劉

焉之子劉瑁瑁蚤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

與我同宗於理不可篤於異姓兄弟豈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羸乎正法

為媒頗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妃玄德應允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

理字奉先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

理字奉先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

於關公關公力拒之

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應允關公不肯應允正相映射

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

公回

若能如此荆州不失惜乎有此言未有此事

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具

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激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

因此玄德放心

補敘忽一日

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

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

於燈下

寫得閃忽可畏

玄德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

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

與玉泉山頂孫權座間另是一般光景

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

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

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

前敘王甫一夢此又敘玄德一夢

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

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

此夢何必多疑

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暗瞞心目寤寐見之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讀者至此必疑孔明糊塗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

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

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擒

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

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

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

定本三國志演義卷十一第七回上海歸業山房發行

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見燈下一人皆寫得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

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說實話孔明許靖正勸解

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接荀玄德急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荆州已失。關公兵

敗求救。妙在只曉得一半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接荀玄德急

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玄德大驚曰。若

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

去救荆州之急。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

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伏筆未及天明。

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筆至此方纔敘完

絕妙筆法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為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可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為

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死。前文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畧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曹操之托文王與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為之。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嘆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

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數。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嘆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縶孤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之氣。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以易名。應識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并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為之喟然。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眾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

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

以不記軍師東和孫權一語故

似有埋怨之意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

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已。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

聲。又哭絕於地。

羊舌見向戌而泣。況玄德乎。

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

哭。淚濕衣襟。斑斑成血。

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

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

同日月也。

不反兵之誓。非不共戴之誓。

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

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

令主上歸怨於吳也。

張昭司馬懿之計。總不能逃此公之明鑒。

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

舍親而且月東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吳。各懷謫計。伺隙而乘。